



# 海风,轻轻告诉我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益

2

踏上鼓浪屿时,日头正盛。

走到海边,抬眼看天,是晃眼的日光;低头看地,沙滩泛着细碎银光;远望海面,寂静无波,海水蓝得让人沉醉。

海风像薄烟,像柔丝,带着淡淡的咸湿气息,悄无声息地拂过面颊。它温柔得像初恋的呢喃,缠缠绵绵绕着肩头;又暖得像母亲的手掌,轻轻抚过发烫的脸颊。忽然,它调皮地钻入耳畔,絮絮叨叨,要和我说说岛上的旧事。

1

远古时,厦门诸岛,尤其是鼓浪屿,曾是白鹭的家园。这便是厦门被唤作“鹭岛”的缘由。

白鹭?莫不是儿时乡下常见的白鹤?海风蒙住我的双眼,不由分说带我穿过时光的薄雾,坠入一个诗意的清晨。晨光里,一群群白鹭翩跹起舞,有的三两追逐,嬉戏打闹;有的贴着水面掠过,叼起一尾尾游鱼,漾开圈圈涟漪。洁白的翅尖划破渔舟出港的黎明,鹅黄的长喙迎着染红海湾的朝霞,鸣声清亮,洒满海港。日暮时分,它们便成双成对,踩着浪花踱步,迎接满舱鱼虾、扬着白帆归来的渔船。不多时,夜色漫上来,它们收拢翅膀,栖息在密林的枝丫间,伴着海浪的轻响,沉沉睡去。

海风将我从沉醉的幻梦里摇醒,又牵着我的手,踏上一叶扁舟。小舟轻摇,顺着历史的长河,缓缓驶向大明王朝。

海风低声说,这座被称为“华夏之门”的鹭岛,曾出过两位顶天立地的英雄。为了纪念他们的功绩,鼓浪屿上立着两座雕像:一座是郑成功,另一座是戚继光。

郑成功的雕像,正对着台湾方向。他身披铠甲,目光如炬,俯瞰着海峡对岸的宝岛。我站在雕像下仰望,心潮翻涌。这位大明将军,此刻在想些什么?或许,他正回望当年金戈铁马的岁月——亲率两万五千名将士,驾着数百艘战舰,鏖战九个月,逼得荷兰总督揆一签下降书,让漂泊的宝岛重归祖国怀抱。如今,他仍在遥望海峡,眼里熬红了血丝,心中波涛激荡,盼着祖国统一的夙愿早日实现。

不远处的毓园入口,便是戚继光的雕像。他戎装佩剑,英气凛然。从前,我只在课本里读过这位抗倭英雄的故事,此番身临其境,听着讲解,才懂他何止是抗倭名将,更是明朝的军事奇才,功绩不输岳飞、霍去病。

你可知道,当年倭寇有多猖獗?1555年,仅有53名倭寇,从绍兴登岸,接连攻破数座沿海城池,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。三千明军竟不能抵挡,南京守将吓得紧闭城门,不敢出战。为何倭寇如此凶悍?只因这群亡命之徒,不仅个个身手狠辣,更擅协同作战。沿海告急的文书传到京城,嘉靖皇帝震怒,一口气撤了27名沿海官员的职,任命年仅28岁的戚继光领兵抗倭。戚继光从义乌农民争夺矿山的械斗里窥得门道:切身利益最能唤醒人的血性与勇毅。于是,他从这群悍勇的农民

里,精选四千人,组建了“戚家军”。他大刀阔斧改革:从军饷到赏罚,从兵器到阵法,无一不精雕细琢。参军者,家中赏银三两,每月俸禄十两;斩得一名倭寇,奖银三十两;若战死沙场,不仅抚恤金优厚,家人还能分得田产。而军法更是严明:临阵退缩者,立斩不赦,且全家充军。他的儿子戚印,只因战场违令,便被按军法处斩,毫不徇私。针对倭寇锋利的倭刀,戚继光发明了专克其短的狼筅(一种特型长兵器);针对倭寇三人一组的作战方式,他独创出七人协同的“鸳鸯阵”。经过一番魔鬼训练,戚家军脱胎换骨,将士们个个悍不畏死,进退有度,攻防自如。花街一战,戚家军歼敌千人,自身仅损三人;此后九战九捷,杀得倭寇哭爹喊娘,要么仓皇逃窜,要么跪地投降。尤其是莆田大战,歼敌两万人,己方仅伤亡两百人。经此一役,沿海倭寇被肃清殆尽。嘉靖皇帝大悦,下诏擢升戚继光为福建总兵,官至一品。面对这份荣耀,戚继光只淡淡说了一句:“封侯非我意,惟愿海波平。”

郑成功与戚继光,以倚天仗剑造型,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青史之上。

此刻,我终于懂得,厦门赢得“华夏之门”之美誉,并非空穴来风。它是先辈们用血肉之躯筑起的屏障,是无数英烈用滚烫热血熔铸的丰碑。

3

若说风与浪是一对亲密的姐妹,那么岛与屿,便是一对并肩的兄弟。鼓浪屿因小而得名“屿”,可小也有小的妙处,小而精致,藏着数不尽的惊喜。

海风又引着我,走进鼓浪屿的山林深

处。它说,这里长着一种树,名叫火焰树,开的花,便叫火焰花。这花,被人称作“冬天里的一把火”,性性格外鲜明。有人嫌它畏寒,有人说它喜肥,就连厦门选市花时挑了凤凰木,选市花时选了遍地可见的三角梅,也没将它列入其中。放眼中国沿海城市,竟没有一座城市将它选为市花,遥远的加蓬共和国却奉它为国花。可火焰花从不在意这些,它不自卑、不抱怨,独自活得热烈奔放,凭着“行走的太阳”这个雅号,活得骄傲自在。它把热情与光明洒向人间,把信心与忠诚藏在花蕊里。

火焰花是太阳神送给人间的礼物,象征着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精神。它总是开在树梢顶端,将枝叶都抛在身下。要看清它的真容,不能站在树下抬头望,得寻个高处,远远眺望。一簇火焰花,就是一支燃烧的火炬;一树火焰花,便是一抹轻盈飘逸的红霞。

我心头忽然一亮:这红绸般舞动的火焰花,不正是厦门的根脉所在吗?它红得像飘扬的国旗,天长地久,忠贞不渝,把滚烫的理想融进澄澈的蓝天;它美得像落地的云霞,历经岁月更迭,把坚定的信念深深扎进大地;它是英雄的化身,不屈不挠,花瓣是跳动的火苗,花香是炽热的衷肠,燃尽凛冬的寒意,只为迎接春晖的到来;它是生命的舞者,花蕊是燃烧的火苗,昂首呐喊着生机。它在枝头绽放璀璨,在大地扎根从容。不惧狂风巨浪,兀自巍然挺立。它与太阳并肩而立,把光明、温暖与热情洒向人间,也把青春、朝气与希望,种进每个人的心田。

朝阳跃出海面,白鹭振翅翱翔,海风鼓起船帆,海浪化作船桨。鹭岛,这艘新时代的巨轮,正满载着豪情与壮志,劈波斩浪,向着深蓝扬帆远航。它正走向国门,走向世界,走向崭新的辉煌。

只因为,这是一座浸着英雄血脉的城,一座守着英雄传承的城;这是一座被山海滋养、被信念照亮,浴火重生的“海上花园”。

# 石佛苏醒处,千年一梦回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罗安会

冬日的晨光穿透薄雾,在江津群山中织就一片流动的青纱。我们沿青石小径向石佛寺遗址行去,山风裹着松涛与溪鸣,似在耳畔低语着千年的秘事。

石佛寺藏于圣泉街道的层峦叠翠中,背倚高家坪的苍劲山影,面朝长江的浩荡波光。小径两侧枫树正染赭红,溪涧在石间淙淙低吟,时光在此仿佛被按下了慢放键。70年前,这里是江津县城连接双福与走马的茶马古道要冲,行人、轿夫、马帮商贾曾络绎于被岁月磨出凹痕的青石板上,石佛寺的炊烟便在往来身影中升腾。如今古道湮没于荒草,唯有断壁残垣,在考古探铲下重见天日。

石佛寺遗址的发现,始于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,彼时仅见雕刻水月观音与五百罗汉的摩崖巨石。2019年,江津区文物部门联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启动考古发掘,这座晚唐五代至明清时期的古刹,终于掀开了尘封的面纱。元代鼎盛时,它香火炽盛,号称“西蜀第一禅林”,却在元末毁于战火;明代正统年间,一田禅师主持重修,山门、钟楼、斋堂、正殿等次第复建,明初工部尚书、江津人江渊曾题诗“古佛禅院”;至清乾隆年间,碑刻已见“宙宇倾颓”“石佛寺遗址”字样,后因地质变动深埋地下。直至近年,它以

“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之姿惊艳世人。

遗址分布面积达3万平方米,四年间,4600平方米发掘区渐次揭开面纱:建筑基址、摩崖造像、墓葬遗存层层叠压,如一部摊开的立体史书。更奇的是,这座古刹竟由三个朝代接力完成,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。

踏入核心区,四块天然巨石拔地而起,寺庙依石而建,造像、碑刻、基址皆与石共生,宛如天地雕琢的神龛。其中五号砂岩巨石最为震撼:高约10米、长30米、宽50米的庞然身躯上,四百五十余尊罗汉或坐或立,千姿百态,衣袂翩跹。虽多数头部被损毁,但残缺的躯干仍透出匠人的虔诚——有的合掌诵经,有的拈花微笑,连衣纹褶皱都似随风微动。

巨石四面八龛造像最是动人。千手观音的臂膀虽已模糊,但慈悲垂眸之态仍可见;九龙浴太子浮雕里,幼童戏水的灵动跃然石上。文管所长王世俭指着水月观音笑道:“你看这镂空飞天的飘带,简直

要挣脱石壁飞去!”细观之,飞天裙裾的卷云纹纤毫毕现,仿佛下一秒便会乘风而去。

这些造像能逃过“破四旧”劫难,全靠一位守庙人的智慧。当年巨石旁的老农搭棚而居,日日以柴草覆盖佛像,既遮风雨又掩耳目。“菩萨显灵啊!”王所长感慨,“都说‘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’,可石头菩萨偏活了下来。”如今几龛完好无损的东方三圣像,眉眼含笑,似乎仍在守护这片土地。

沿指示牌深入,宋代寺庙格局渐次清晰:前殿宽30米,后堂深14米,天然巨石被巧妙嵌入梁柱之间。这种“因石构寺”手法在南方罕见,重庆仅此一例。四号石地宫更显玄妙——甬道幽深,宫室森严,石函铭文记载着历代修缮往事,仿佛能听见僧侣诵经的回声。

先人融“山、水、城、寺、石”为一体,成就了“奇石见古寺,寺在山水间,城寺两相

依”的独特人文景观,令今人叹服。

夕阳西斜时,我们驻足遗址高处远眺。长江如练,古城若隐若现,山风掠过残存的石柱,发出呜咽般的声响。九百余件出土文物静展于侧:唐代莲花瓦当、宋代瓷碗、明代碑刻……每件都在诉说石佛寺的千年兴衰,为研究西南佛教史、宗教史、美术史、建筑史提供了珍贵实证。

此次采风,竟在家门口完成了一场千年穿越,看香火重绕、晨钟暮鼓,我心潮难平。

“将来这里会建成考古遗址公园。”王所长望着搭建好的防护棚,“让现代人也能触摸历史。”暮色中,残缺佛首与完好造像在光影中交替浮现,千载时光在此折叠。

归途回望,山间薄雾渐起,石佛寺的轮廓若隐若现。忽有所悟:所谓“沉睡与苏醒”,非肉身复活,而是文明记忆的重新定义。当指尖触到冰凉石像时,便是跨越千年的对话。



石佛寺遗址

